

# 兼济天下的灵魂之火

——吴为山“丹心铸魂”杜甫组雕观记

■ 萧博文

在国家博物馆一楼中心展厅及四面回廊过道里,面对出自吴为山之手的上百尊人物写意雕塑,听着他声情并茂的讲解感言,我对雕塑的认识与理解,逐渐厚实起来。站在杜甫组雕前,我顿觉血流加速,心跳加快,如同打通经脉玄关,我欣喜地发现了连系作者与作品的那一根根“红线”,那一根根激情碰撞、思想交锋、学识交汇、灵魂交融的“红线”,那一根根同时穿起了杜甫和吴为山千思万绪、千言万语的“红线”。

公元712年至770年,杜甫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毕生奉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15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爱国忧民的情怀,树立起华夏文学殿堂“诗史”“诗圣”的丰碑。吴为山将自己的思想学识和情怀灌注于所刻画的杜甫组雕之中,《游学壮歌》《长安沉吟》《流寓秦州》《草堂岁月》《夔门抒怀》《洞庭余响》,对应吻合了杜甫的人生轨迹。面对不同年龄段的杜甫雕塑,有关技巧之功的赞叹已退居其后,你看到的更多是贯穿其中和辐射而出的时代的烙印、思想的进化、情感的嬗变。

《游学壮歌》表现的是青年时期踌躇厉风发的杜甫。后面的骏马抬步欲行,马前的杜甫器宇轩昂,充满活力与精神,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吟诵其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仿佛在和他尊崇的“诗仙”李白大哥告别。

《长安沉吟》表现的是壮年时期怀

才不遇的杜甫。作品中的杜甫,清瘦的面颊已见沟壑,他忧国忧民,命运与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虽有治国方略在胸,但因不肯同流合污,为权贵集团所弃,英雄无用武之地,悲切沉郁。35岁赴长安应试不中,杜甫算是死了科举出仕之心。奈何家境破落,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向皇帝献赋,向权贵投诗,终于被玄宗封了个七品芝麻官,借以养家糊口。公元755年杜甫43岁时,“安史之乱”爆发,铁蹄所至,生灵涂炭,杜甫“携妻将雏”,一次次逃亡。国破山河碎,诗人忧愤深,逃亡途中,杜甫写下一系列描摹现实、揭露时弊的诗作。

《流寓秦州》表现的是中年时期呼号救国的杜甫。作品中,杜甫和他的马一样,满身风尘与疲惫,“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但他远投的目光里,闪烁着希望的火光,仿佛在唤醒苦难中的人们,不要沉沦,奋起抗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草堂岁月》表现的是中老年修身养性的杜甫。多年的颠沛流离,杜甫身心俱疲,好在友人招揽,结庐成都西浣花溪。生活安定了,所以冠带是整洁的,面相是慈祥的,但杜甫微微低垂的目光,仍可看到他的执着与坚定,那是倦鸟归巢思来春的沉思者形象。

《夔门抒怀》表现的是老年时期登高望远的杜甫。吴为山在创作此像时呼应青年时期的杜甫,面对大好河山,老夫聊发少年狂,须飞袖舞,壮心不已,博爱丹心,吐为诗句。

《洞庭余响》表现的是临终前两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杜甫。命途虽多舛,不坠青云志。此生空悲切,抱负寄来生。病魔缠身、骨瘦如柴的杜甫仰首问天,不屈不挠的意志直指云霄。公元770年冬天,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舟上去世。去世前的一天,仿佛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杜甫在飘荡的小舟中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长诗里,杜甫总结一生,托付后事,充满凄切感人的家国之忧。“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杜甫此时一定想起了前辈屈原,他柔弱的躯体里最后燃烧的,仍然是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灵魂之火,他追随屈子而去,留下彪炳史册的千古绝唱。

雕塑毕竟不是文学,是用十指的流动记录下形象、体态、表情等造型语言,来体现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在《游学壮歌》中,作者将杜甫的意气风发外化为挥舞着手臂,衣袖在空中荡漾,一派少年英姿。马的姿势亦为动态,跨出前蹄,仿佛在催促主人快点赶路。两者的呼应关系,预示着路途的遥远,但充满希望;在《长安沉吟》中,诗人低头躬背,沉吟不语,忧国忧民的杜甫,在雕塑中也显得较为安静。他双臂自然担在腿上,浑然一体,仿佛一座凝固的山;在《流寓秦州》中,杜甫少年的意气逐渐消减,在长期、长途多地的流荡中,人马俱瘦,瘦马拉长成了一横,不得志的杜甫拖着无力的身躯随马前行,使人感受到月下夜行的沉郁悲凉;



杜甫组雕·夔门抒怀(雕塑) 吴为山

在《草堂岁月》中,杜甫安然静坐,神态平静安详,似在与邻居吟诗畅论;在《夔门抒怀》中,杜甫高高举起的手,与青年出游时充满斗志的杜甫相呼应。此时期的杜甫长袖挥舞,吟诗抒怀,向现实社会发出最强烈的情感诉说;在《洞庭余响》中,杜甫的手尽管豪气万

丈,却也难掩无力的颤抖,塑像中他的膀臂下垂,高昂着头,流露出他的无奈和不屈。吴为山通过塑造手的动态,身体的姿态与马的势态,将杜甫不同时期的状态表达得入木三分。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对此一直深以为然。观看了“丹心铸

魂”,流连于杜甫组雕,方知书本亦可商榷,名言并非真理。一如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取代,原子、质子只要条件许可还能分解裂变。原来数以百万千万记的观众心目中,只认同一个杜甫,一个先忧后乐、被一代代炎黄子孙捧上圣坛的人民诗人。

# 空境:凌慧的艺术

■ 贾方舟



时空之境 局部(布面丙烯) 凌慧

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空境:凌慧艺术展”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配合展览出版的画册,也将总体反映这个展览的基本面貌。如果你偶然翻过这本画册,你一定会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并且会觉得以“空境”为主题是多么确切!

是的,凌慧通过大大小小几个系列的作品所营造的空间正是这样一个空阔辽远、单纯静谧的无人之境。如苏轼所言:“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空寂无人的“万境”,其实并非真的无人,只是人不在画中。人作为感知自然、创造艺术的主体永远在场,只是把他移除到画外。

凌慧早期画过不少风景画,但纯粹的风景并非她中意的主题,所以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画的“风景”都要在近景部分置入一个面对风景的“背影”或走进风景的人,以示主体的在场。但在不知不觉中,她笔下的风景出现了变化:人不再出场,与人相关的物(如房舍一类)也不再出场,剩下的只有山色、云雾、大海、蓝天、冰川等等,人融入了自然,溶化到广袤的天宇之中……从“无人之境”进而到了“无我之境”。画到此时,画家画的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景,更不是面

对某一处的实景写生,而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空境”。

凌慧毅然放弃直接再现自然的传统思路,从三维进入到四维,通过“时间切片”的叠加、累积、解构和重组来展现一个当代艺术家全新的时空意识。在由近百幅作品组合的《时空之境》,集中地体现了她感悟和表达时空的方式。每一幅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完成的作品,都是她称之为“色彩样本”的“时间切片”。而由这近百幅“时间切片”构成的大海,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大海,这些经过碎片化重组的大海,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空间表达,而是被时间切割后重新呈现出来的空间,如平铺开的棱镜镜像。它所显现的既是不同空间中的时间,也是不同时间中的空间,这样交错呈现在视觉中的时空,既扩展了我们既定的视界,也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

早在孩童时代,凌慧就对洒满星星的太空充满好奇,有一天她终于神秘地对妈妈说出一个惊人发现:“月亮在跟着我走!”从此,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就像一颗萌动的种子滋生于她的心中。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她儿时对夜空的惊奇发现,正是发生在她行走的时间过程之中,时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纠葛,终于构成凌慧艺术表达

的出发点。她的艺术探寻再也不会回到原来那种定点中的空间景观中去了。特别是当她面对风起云涌的无边天宇,不期然产生一种大气盘旋的宇宙感和生机活跃的生命感时,她实际上已经重返到中国绘画的美学源头——对“道”的观照之中。这样的宇宙宏观不仅使她的艺术在精神上做出新的超越,同时也在观念上和表现手段上做出新的探索。

人类面对茫茫太空,最真实的感知便是作为个体生命的脆弱、渺小和有限,并从中滋生出对人生的慨叹和悲情。人类总是在不断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认识中反观自身,从而看到自身的有限性。也正是在这种至大无外的参照中意识到的有限生命的渺小,才使我们产生不断拓展这种“有限性”的欲望。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不仅有天文学家对新空间的不懈探知,还有艺术家的“思接千载”和“心游万仞”。他们的创作真正打动人的并不在于它标点出“这是什么”,而在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视觉魅力。正如凌慧的系列作品所给予我们的丰富的空间想象,这些至大无外、神秘莫测、周流不息的天体气象,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有的博大胸怀和宇宙情怀。

# 王军:艺术的守望或远走

■ 萧然

王军,祖籍山东,自小生活并成长于哈尔滨,有着北方人的义气、务实;先后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求学,最终留在北京并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这样的经历带给他沉静、固执、浪漫、感性的艺术特质。

王军对于画家的信念感有着独特理解。他看重作品中的思想传递,希望人们通过自己的眼睛感受作品,引发情感的共鸣。他的作品像一篇篇短篇小说,在画面中传递故事,在故事中感慨人生。油画《逝去的记忆》系列是王军的毕业创作。那年冬天,作为东北人的王军第一次在广州过冬。对于他来说,没有凛冽的北风和鹅毛大雪,怎么算是冬天呢?无数次梦见小时候趴在雪堆上玩耍,而那些杂草丛生的破败建筑,也随着梦中的乡愁留在了他的画中。

废弃的操场、破败的厂房,曾经是两代人的记忆。年幼的作者也曾类似的地方度过纯真的时代。曾经高不可及的篮球架,翻不过去的墙头,在灰蓝色的天空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父母那一代人的年华一起老去,带走了曾经的辉煌。在用心体会了这些空间带给他的感受后,王军用一种暗沉的色调,将这一时空定格在油画中。他的朋友感叹:“看着这些画,仿佛能感受到风从回忆中吹来,让人有种流着泪的微笑之感。”

油画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体系,历经多年洗礼,还可以不断创新,正是这种无止境的力量,让王军不断生出新的创作灵感。他说:“创作虽然看起来很难,但它其实就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日常知识的积累、生活阅历的积累。”因此,王军花大量时间深入到不同的地方,了解

社会各个阶层。“只有接触多了,才能知道这个社会真实的样子。”王军说。

“对我来说创作和思考最大的不同,就是源于自己对生活真实的体会,这是最关键的。”随着自己的成长,与早期作品相比,现在的王军显然有着更为勃勃的野心。从他近期的《候车室》《盆景》等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出,具有一定程度的实验性,既熟稔地立足于其自身格调,又给人一种独有的疏离感。

“人是向上而存在的物种。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让别人认可你的表达,只有不断努力,坚持下去。”王军说,去的地方多了,聊的多了,他人的能量和养分就慢慢融入笔里,无论是实验性的作品,还是悦人耳目的写生,他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诠释,把社会的变迁、喧闹嘈杂的众生相呈现在画布上,把身临其境的情绪、真实的现场冲击感通过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

在王军平静、不动声色的创作背后,其呈现的思想也越来越鲜明,不仅仅是油画,还有壁画、浮雕等。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并不影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聆听历史的回响与文明的声音,揣摩每一个灵魂深处的震动和感悟,于是有了同江赫哲族博物馆壁画设计、苏家坨战役纪念碑等充满民族特色的诸多不同类型作品。对他来说,每一次全新的尝试,都是一种挑战与学习。

壁画与浮雕硬朗的线条,展示着王军作为北方男人的豪迈;素描与油画的笔触和配色,又很好显现出他的细腻与柔情。王军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灵与魂的美妙融合。他说,在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伟大与渺小、守望或远走,源于他聆听的终点和感受的起点。



鱼跃龙门(油画) 王军